

蛙声此起彼伏，间杂着村庄里的鸡鸣和狗吠。天是亮了，但太阳的热度还是柔弱的。田野上，一片薄雾渐渐消散，青青禾苗透露出缕缕生机。他坐在田埂上，深吸了一口清晨新鲜的空气。膝盖上搁着一本小学生用的练习本，上面是一张黑板报的“版样图”，还有插图草稿。原来，他猫到庄稼地里，正安静地琢磨着村口黑板报的内容与样式。

他与黑板报结缘，是从学生时代开始的。彼时正处于十年“文革”，停课闹革命成了一种“时尚”。读书，随便玩玩就能够应付过去，而那时学校里的黑板报，倒是很热门。由于语文成绩出众，他被班主任委以黑板报主笔，撰稿、书写、美工一人兼。

太阳很是有些晃眼了，袅袅炊烟飘散在晨曦中。村子那边已经热闹起来，“哞——哞——”牛之无奈而渴望下田的叫声，也传了过来。他知道，大家开始劳作了，急急把尚未完成的“版样图”塞进裤袋，站起来往村庄里跑去。他要去填充一下肚子，然后跟着大伙下田干活。

18岁高中毕业，他从宁波城里来到市郊慈东公社插队。其间，他和几位知青一起“创办”油印文学性报纸《朝阳》和反映农村劳作情况的《三枪战报》，自己编稿、插图、刻写、油印和发行。有些稿件他比较满意，就斗胆投给了宁波人民广播电台，渐渐地，农民兄弟经常从有线广播里听到他写的新闻报道。得到稿费，马上变成香烟和老酒，与农民兄弟共享。那时的他，未必知道新闻的明确概念，但一颗新闻的种子，已在心中悄然萌生。

两年多的“农业大学”毕业后，他进城“读”了两年多的“工业大学”。22岁生日刚过，1980年4月下旬，凭着“宁波人民广播电台优秀通讯员”的荣誉，他进入筹备复刊的《宁波报》。记者、编辑、主任、经理、总编辑……一干就是38年。其间，曾有3次机会去上级政府部门任职，可他不舍得离开报社，也许是村头黑板报的情结，已深深地扎根于心。

宁波日报复刊初期，厂堂街的办公条件十分简陋，但是大家工作热情高涨。他发扬农村“双抢”精神，奔赴新闻第一现场，写出了一篇篇有力度的文章。当年“范熊熊跳海事件”曾轰动一时，他与老记者肖容、金玉琴一起，深入一线采访，写出了报告文学《闪光的青春》《云与火》，并在宁波日报“青年之友”版面展开历时一个多月的大讨论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，弘扬了社会正气。他所编辑的宁波日报“青年之友”专版，确实成了那时的青年之友。

几年记者、编辑生涯，他积累起一定的新闻实践经验，编著了《报纸专刊学初探》一书——在宁波新闻史上，这是第一部关于报纸专刊操作的专著。27岁那年，他担任宁波日报采编部副主任，成为同批进报社年轻人中的佼佼者。自此开始，他除了自己写文章，更多的时候是给年轻记者们出主意、策划新闻题材。谈版会上，他多次这样说：“我做农民，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接地气，杜绝一切空话套话，不然不要怪我这个‘生产队长’，给你们大删特删。”在他的带

## 穿越田埂而至

——追思姚志明先生

楼伟华

领导下，一批年轻记者业务水平不断提高。

干了10来年新闻活儿以后，宁波日报社为拓展经营渠道，让他牵头成立了实业公司。1995年，他受组织委派，参与创办宁波第一张都市报《宁波晚报》，除了协助总编辑管理新闻业务外，他主抓广告经营工作，使得《宁波晚报》迅速走上社会、经济双效益的快车道。5年后，他再次受命创办宁波市第二张都市报《东南商报》，任总编辑，当年盈利。很快，《东南商报》在全国同行中脱颖而出。2008年春，他作为报业集团分管领导，运作宁波市第一张时尚周报《新侨报》。一段时期，他还兼任了报业集团所属区县（市）4张党报的董事长。可以说，他称得上新闻业务、媒体经营、行政管理的复合型行家里手。

2015年5月，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，一时很空，便有些惶惑。做什么呢？他捡起了自己的爱好——历史学。他向集团党委提出：编写报史。5年多时间过去，一本本报史书稿，一摞摞堆在他的办公桌和沙发上。很多老人说：他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大好事。很多年轻新闻人说：报史使我们看到了报业集团的前世今生。编写报史，殚精竭虑，他获评宁波市“最美史志人”。

我曾经两次做过他的部下，虽然他仅仅年长我一岁许，但他的办报经验和为人之道，对我深有影响。平日工作他严于律己，一旦部下遇到什么难事，他总是古道热肠，乐于帮助。报社是个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，大家相处不像农民工人那

样直来直去。对此，我记得说过一句话：“工作中遇到难题，同事间遇到疙瘩，犹如一根绳子上的结头，需要耐心地一个一个去解开。”“实在解不开怎么办？”他诡秘一笑，“《三国演义》里有许多值得借鉴的锦囊妙计。”在他身上，我学到了许多经营理念和管理良方。与他接触久了，慢慢从同事变成朋友，彼此多了一份了解。我知道他是A型血，做事执着甚至固执；我还知道他属白羊座，直率、热情，偶尔冲动，还带着点孩子气，好在友人间的酒席上，借着酒劲高歌一曲《打虎上山》。他颇具创造性和艺术鉴赏能力，无论是工作、事业还是其他方面，总希望走创新之路，有着火热的激情和坚韧的拼劲。拿星座解读性格，未必科学，不过用在他身上，倒是蛮契合的。

从田埂走来的他，成为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，功德圆满而受人敬重。但是，他没有一点架子，仍然保持着田野的质朴和实在。

同辈人，都叫他阿姚；后学们叫他姚老师或者姚总。他的大名，叫姚志明。

惜哉，6月17日中午，姚志明先生走了，年仅63岁。他走得实在太匆忙了。他的报史还没有完全编毕；他的好友们还很想再听听他酒后的《打虎上山》；他喜欢旅游，还没有看遍祖国的大好河山……

此刻，于我而言，唯有声声叹息——  
志存高远，铁肩道义清风匆匆去；  
明辨工拙，孤山青竹史书久久驻。

我的相册里有几张保存了二十多年的珍贵合影，这是与瞿独伊先生在她父亲“瞿秋白同志诞辰一百周年”纪念活动中拍的。

上几天，我在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的名单中，看到了“瞿独伊”这个熟悉的名字。她是革命先烈瞿秋白的继女，母亲杨之华也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。这位百岁老人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同年，同样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；她传承红色基因，赓续红色血脉。二十岁时，她进过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监狱，但她立场坚定，五年后，被组织营救救出。她与母亲一起努力地为党和共和国工作，成为开国大典上用俄语向全世界播出毛主席讲话的人。然后，她去苏联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，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，始终挚爱自己伟大的祖国。这次荣获“七一勋章”，她当之无愧！

翻看合影，我回想起与瞿独伊先生相见的往事：

1999年1月29日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——瞿秋白烈士一百周年诞辰。他的家乡——江苏省常州市举行了隆重的系列纪念活动。瞿独伊先生作为活动重要嘉宾，被常州市委、市政府领导从北京邀请到常州。那天，我也有幸作为“瞿秋白纪念馆新馆落成暨秋白铜像揭幕典礼”的嘉宾，参加了纪念活动。

在瞿秋白纪念馆馆长赵庚林的引荐下，我认识了瞿独伊先生。年近八旬的她，身材瘦削，头发花白，但精神矍铄、面容和蔼，身板挺直，步履轻捷，丝毫没有龙钟之态。她外穿白色羽绒服，里面是红

## 珍贵的合影

张善华



本文作者（左）与瞿独伊先生（中）合影（张善华 供图）

色毛衣。平易近人的她，面带笑容，像一位邻家大妈。

我恭敬地上前向她老人家问候，并表达了她对父亲——瞿秋白烈士的崇敬之情！她微笑着同我握了握手，并对我为瞿秋白铜像捐款表示感谢！然后，亲切地邀我与她一起从北京来参会的、《瞿秋白文集》主编温济泽先生合影（温先生两个半月后逝世，享年八十五岁）。

我们又在瞿秋白烈士铜像前合

了影，独伊老人左边的是《从书生到领袖》的作者陈铁建，还有瞿秋白铜像设计者、常州日报记者等。

我一个宁波人为什么跑去常州为“瞿秋白铜像”捐款呢？

1996年，上海王开照相馆常州分馆经营遇到困难，总部领导邀我去承包经营。我见照相馆东边是“瞿秋白纪念馆”（老馆）。作为文科生的我，十多年前就读过瞿秋白先生的《饿乡纪程》《赤都心史》《多余的话》等作品；瞿秋白先生

梦中的眼睛被晨雨挑开了眼皮  
如同水中的莲藕，被时光  
隐在深处的缠绵  
结籽或万种情怀——河  
水暗重  
浆声似民俗的嗓子清唱。  
逝去的人们  
不记得自己  
已走了。把昨天走过的石  
桥  
坐过的石墩子  
留下一抹夕光的回廊  
停泊的船只  
以及弯了腰、隆了背的百  
年老树  
树上歌喉待哺的幼鸟  
一样不少地像雨  
迎候远方的客人——  
人们仿佛在寻找  
与身世有关的一个个故  
事  
走得这么留神  
或步步撩心。并把已走了  
的亲人们  
唤了回来  
在斑驳旧物的院子里  
摆开桌椅  
谈天说地般的叙旧  
似河流绵长。一个小丫头  
忙把茶壶里的春夏秋冬  
的各种韵味  
似月光倾流在逼仄的小  
巷里  
由游人慢慢品尝  
在雨天  
在周末的一个下午  
有这样的情怀则容易把  
旧时光呼唤出来……

旧时光  
嘉兴西塘雨中掠影  
王大芳

## 拜谒壶口

林俊燕

终于见到了向往已久的壶口。这就是九曲黄河最华彩的乐章，雄险、磅礴、奇崛、壮丽……这些字眼都不足以概括壶口的气势。

少年时，曾在纪录片《黄河之歌》中第一次见到黄河。只觉得那河铺天盖地而来，浩浩荡荡而去。丽日和风，满河金涛，黄河予我以博大宽厚的感受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苦于待业、一时得不到工作的我，浪迹天涯，有幸在郑州西北邙山见到黄河。浪卷千堆，激流汹涌。凄厉的风雨中，木船顺流而来，颠簸于浪峰波谷，船夫们光着黝黑的身脊，奋力扳浆，沉重的号子隐隐传来，搅和我郁闷、迷惘的心情，给人惊魂慑魄的悸动，又予人激心励志的震撼。后来许多年月，眼前常常会跃出“一把大长槽，摇动春和秋”的生命场景。

现在，我又来壶口拜谒黄河了。壶口，是黄河的壘战之地，黄河的雄关险隘，黄河的演兵场！

## 湖光

赵安炉 摄



我说，壶口就是壶口，不就是沸腾开锅的滚滚气浪吗？

黄河在壶口，经历了粉身碎骨的磨难，有过陷入重围的迷惘，有过进退失据的惊恐。它们拥挤、撞击、喧嚷，它们彼此埋怨、责难、咒骂，但最终，它们又共同在绝境中杀出了一条生路。这是一种喷发的力，一种奋勇抗争的力，也是一种排山倒海的凝聚之力！

站在龙槽崖边，轰鸣的涛声中，恍然走来一位须髯飘飞的老人。我正欲询问尊姓大名，他已自报家门：“老夫乃郦道元是也，知你远道来看壶口，欢迎欢迎！”

我忙拱手作礼道：“晚辈步先贤后尘，离你初来壶口踏勘已一千三百多年了。恕我冒昧相问，当年你写《水经注》时来壶口，可与今天的壶口相同？”老人说：“当年我来壶口，壶口离孟门山不远，今已北推五公里之遥。也就是说，壶口下跌处，每年后切三米左右。古人有云‘水非石凿，而能入石’，信哉！”

我又问：“传说远古时大禹治水，先壶口，次孟门，后龙门。这壶口该是大禹的首战告捷之地了吧？”

老人答曰：“首战之地不假，若说告捷，怕是大禹本人也不敢承认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答曰：“黄河千年万载地流，

与鲁迅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，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，是鲁迅先生题赠他的；他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，第一个翻译《国际歌》；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，他因病留在闽赣边境，被国民党捕获，但他视死如归，唱着《国际歌》，喊着“共产主义万岁”，从容就义。我的内心对瞿秋白先生怀有深深的敬意！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去纪念馆瞻仰瞿秋白烈士的生平事迹。得知纪念馆正发起为“瞿秋白同志诞辰一百周年（1899.1.29—1999.1.29）”铸一尊铜像的捐款活动。我主动与赵馆长联系，想到铜像捐款搞一次义拍。建议得到肯定，赵馆长邀请市委宣传部领导和常州日报、晚报、电视台、电台等媒体记者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我讲了活动设想：通过一个月的义拍，把所得的营业收入捐给纪念馆铸铜像。活动一结束，我马上兑现承诺，把一万元营业款交给纪念馆。媒体再次进行报道，从而提升了王开照相馆的知名度和美誉度。

这笔以我个人名义捐出的钱款，按捐款额排在常州柴油机厂（常州第一家上市公司）捐款五万元之后。纪念馆在馆内勒石予以表彰。

两年后，瞿秋白铜像经南京晨光机器厂铸成运抵常州新落成的“瞿秋白纪念馆”。纪念馆馆长向我发出参加铜像揭幕典礼的邀请，我才有幸见到瞿独伊先生。

这次，我在媒体上见到百岁老人瞿独伊先生，获得庆祝建党百年的最高荣誉，心里为她老人家感到高兴！同时，衷心祝愿老人家健康、快乐、长寿！

## 自说自画

一早起来，想找粽子吃，搜遍厨房只发现遗落在角落里的一片箬壳。哈哈，早已把端午的各种粽子吃了个精光。

闻闻那片粽叶，依然清香，顺手塞进袜子当作香袋挂了起来。朋友说过，“一切达观，都是对悲苦的省略……”

陈挥 文/图

